



锦屏山

问道锦屏山

□田茂国

步入中年以后,一种逍遥与遁世的念头时常涌上心头,总想寻觅一处远离世事的清净之地,体验陶渊明老先生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闲时,常游玩于山水之间,行走于荒村野岭,然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的当属道教圣地锦屏山。

远望锦屏山,山高叠翠,矗立群山之中挺拔秀丽;蜿蜒中突兀鹤立,秀美里透着幽深。远离城市喧嚣,深藏群山一隅,恰与我意念中的遁世之地相合。

踏进锦屏山,一股原始,幽静的气息笼罩过来。布谷声时远时近,蝉鸣此起彼伏;枯藤与古树缠绵缱绻,怪石伴溪流日日笙歌。沿着那条石级小路拾阶而上,山道弯弯,曲径迂回;茂密的树林分列两旁,蔽日遮天,滴翠幽邃。我蹒跚于林

中小路,忽有人语传来,循声而往,在山腰处有躬耕老者锄禾,与之搭话闲聊,老者自足于当前生活,儿孙自有事务,自己闲来侍弄几亩闲田,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心中不免升起一番艳羡,我想他就是生活的智者吧!

辞别老者,继续盘山而上。穿过迎仙门,密密的树林里鸟语花香,知了的歌声高亢嘹亮,刚才与老者的一番话语,似有茅塞顿开之感,倍觉浑身都是力量,脚下如有神助,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山势渐渐陡峭,气温蒸蒸日上,一身的汗水淋漓,气喘吁吁中清香的气息沁入心脾,令人心旷神怡。爬上一段陡坡,一座山亭映入眼帘,我兴奋地跑过去,坐在凉亭上,山风袭来,好不凉爽!

拐过“女娲神碑”,如同进入仙山密境,向上望去,在密林

深处影影绰绰有青砖红瓦若隐若现,近了,仰望高崖之上,文昌阁巍然耸立。路更加陡峭,九曲十八弯。我想,把文昌阁建在高崖之上是别有用意吧?不历尽艰险,怎能到达巅峰;不经过努力,怎能体会状元及第的快感。这是古人的深刻用意吗?爬过那段立陡的阶梯,终于拜倒在文曲星君脚下。默默地与星君心语,祈求得到仙人点化,凝视着星君的双目,我忽有所悟,回头望去,透过窗户,目及之处一切都在脚下,历经磨难自能体味“会当凌绝顶”的美妙!

文昌阁之侧是一处道观,虽来过多次,仍禁不住诱惑,走进院子,悄无声息。大殿飞檐鎏金,烟雾缭绕,古色古香;千年银杏壮美,挺拔壮观,直插云霄;一座座石碑肃立山崖之侧,诉说着历史的变迁与庙宇的兴

衰。迷恋之际忽有轻吟之声传来,循声望去,有青衣小帽道人飘然而出,从烟幕中走出殿门,说仙风道骨实不为过。道友友善,轻言妙语诉说山的传奇、观的名望。思绪也随话语穿越时空,在每一段历史精彩之处流连。

话到投机之处,“你跟我来。”道人引我来到大殿之侧,山崖之下是一洞口,轻烟妙舞徐徐飞出,名曰:老君洞。洞前有柏树笔直,高耸入云;站在洞口有凉风袭来,倍觉神清气爽。走进洞中,曲径通幽足有几十米深,洞内石床、水池俱全,道人指点着每一处遥远的典故,解说始祖开创基业之艰辛。怪不得有仙气扑面,原是神仙修炼之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是此吧?

辞别道人,向山顶进发。山顶开阔,植被繁茂,郁郁葱葱之

间有古老的汉柏一字排开鹤立山顶,树排始于道观至山崖之巅足有二十九棵。张开怀抱试着丈量每一棵树,两度尚不能环绕,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这种生长缓慢的树种,达到如此粗壮之美,足以见证其历经的沧桑与岁月。有的生于悬崖之上,根系扎于石缝,水土稀疏却也长得粗大健壮,树木不择环境,却能健壮发达,适者生存,就是这个道理吧。

山顶之处,有人家居住,石屋两座,鸡鸣一群,树下有两人相对而坐,饮茶闲谈,样子恬淡适意,小鸡小鸭唧唧呱呱草丛中觅食,一小女孩在和一只小狗玩耍,好一派田园生活图。

思虑所经之处,无不透着道家之理。有道是小隐于野,大隐于市,适者生存。心中有静,何处不是田园?道法自然,生活处处可见南山。

七月的怀念

□高东安

七月里,我想起了老革命独臂李。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伙顽皮孩子正在村北玩捉迷藏,蓦地发现王家坟松林里时隐时现地飘忽着一团幽幽鬼火——难道这真是传说中的狐狸精炼丹?待我们好奇地赶到松林后,闪烁的鬼火不见了。一阵晚风掠过,黑沉沉的松林发出阴森森的呜咽声,我禁不住吸了口凉气,耳畔又回荡起当地传唱的那首凄凉的歌谣:“王家坟,黑松林,夜半三更有个寡妇哭男人。”我一时吓傻了,和小伙伴撒丫子往回跑,鬼晓得脚下被肉乎乎的东西绊了一下,壮着胆子低头瞅瞅,天!原

来是一对躲藏在草丛里的大活人——村上的民兵连长独臂李和小寡妇白狐。

“小兔崽子,你要敢对外说出去,老子就揍扁你!”气急败坏的独臂汉子一把抓住我的脖领子,压低嗓门警告了我。这孤儿出身的李振江是个荣誉军人,只因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缺德的美国佬的飞机炸掉一只胳膊,所以村上人暗地里都叫他独臂李。虽说政府按时发给他残废军人津贴,却没办法发给他一个最需要的老婆。有一回我随父亲去村公所送公粮,目睹文书赵胖子正拿老革命寻开心:“大兄弟,听说王家坟松林里天一擦黑就冒出个穿一身白、长得跟小寡妇白狐一模一样的俏女人等汉子。”说

着,胖子扮个鬼脸,凑近对方的耳朵,“说实话,你和那水灵灵的白狐也算是天生一对,早该……”没等煞有介事的赵胖子说完,涨红着脸的独臂李揪住胖子的耳朵好拧,疼得胖子嗷嗷直叫。

说归说,闹归闹,这小寡妇白狐也是个苦命人,16岁时从老家莱芜被卖到我们村王财主家当二房。土改时,有血债的王财主被处决,她随即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毅然搬出了深宅大院,另立门户过日子。对此,村干部虽说表示赞同并且还让她参加了识字班,可压根就不同意她和李振江结婚。为此,愤愤然的李找到区上鸣不平,结果被原则性极强的黄区长上纲上线熊了一顿。自此,寡妇白狐收敛起

灿烂笑容,再也不敢轻易地帮独臂李洗洗缝缝了,俩人不得不由公开相好转入地下活动。那时,我们小孩子对大人的事似懂非懂,远远看见人家白狐就不知好歹地齐声吆喝:“王家坟,黑松林,夜半三更有个寡妇白狐哭男人。”其实,我们只是听大人说王财主的小老婆粉嘟嘟的俊得像个白狐狸精这才跟着瞎起哄的。

一年过去了,区上就是不给李振江和白狐办结婚登记,耿直的李喝醉了酒就到区上闹,黄区长没办法整治他,只能拿开除党籍这话吓唬他——别说,这一招还真灵,那年月老革命把党员身份看得比命还重要。

天有不测风云。初级社的那年秋天,几个妇女在大堰底下为

饲养处挖垫圈土,不幸发生塌方,唯独干活不惜力的白狐被深深埋在黄土里……

从此,正值芳年的白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年的清明节,独臂李都会悄悄去王家坟松林为白狐的孤坟添几锹新土,一个大男人,放声痛哭起来实在吓人。

1958年大跃进时,王家坟松林被铲为平地。

去年冬天,一个飘雪的夜晚,86岁的老光棍独臂李病死在镇敬老院。村上人念着他一辈子没成家,一个人熬过这几十年不容易,就将他的骨灰埋在了原白狐的孤坟处。

唉!如果人死后真的灵魂还在,老革命独臂李与白狐该含笑于九泉了。